圆桌讨论：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封锁如何有效接轨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7-29[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9181&idx=1&sn=5ec18d62c91ea0aaf1709d4151eb44d5&chksm=8bb01c5cbcc7954abd98c05aeb0484ae9e31090656d328ca8e55d3c9905000cdf65410e731a0&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84)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郑若麟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教授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讲接轨不接轨，就是我们在跟世界接轨的时候，要趋利避害，有的地方我们要去接轨，有的地方就是要避开。这么多年来，对于这个概念的认知，我想应该是有变化的，想先听听两位的判断，现在我们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是不是比以前认识得更加清楚？

张维为：对，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方方面面比人家落后。当然即使在那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坚持。所以如果你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初期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坚持就是，经济上我们高度开放，政治上我们不和你们掺合，接轨和不接轨体现在这一面。但即使在经济领域内，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区隔的，我们在很多领域都非常开放，修改了大量的条文，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则，但是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我们非常谨慎，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把握。现在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较高水平的开放，习主席最近经常在讲这个概念，更好水平的开放。这个就使我想起很多的变化，你比方说一方面我们很多地方还在接轨，我们要建设很多自贸区，自贸区我们希望以世界最高的标准来建设这个自贸区。同时又一些我们借鉴别人的概念或者方法，你比方说最近刚刚通过这个《出口管制法》，这个算接轨算不接轨，形式肯定是接轨。

主持人何婕：是的。

张维为：但我们内容非常之厉害，可能美国都有点害怕。同时又很多地方是明显的不接轨，或者人家要跟我们接轨。你比方说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这就是中国标准的话，美国是拒绝的，但现在你回头用这个标准看美国，我说你吃大亏了，对不对？如果这次你防控疫情，能够接受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接受30%、20%，你就可以比现在做得好得多，你可以向中国借鉴有益的经验，你可以认真听取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你就那样做的话，都比现在好很多很多。

主持人何婕：对，我们早些年，在说接轨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是只知有接轨，不知有不接轨，甚至我们刚刚提出要跟全世界接轨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在想，是不是其它方面，我们也应该去拥抱，去毫无障碍地进行合作或者是交流，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会发现，幸亏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到现在可能大家会有一种更加自觉的判断，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在观察这么多年来有为不为界限的时候，很明显看到的一个变化。

郑若麟：我记得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文汇报》记者到法国去常驻的时候，当时我思想上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想去学习法国是如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一个6700万人的国家，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你想想看，一定有一些秘密在里面。

主持人何婕：您当时是谋求主动接轨去了？

郑若麟：对了，肯定是要去想，到底秘密在哪儿。但是，你别忘了，当时西方资本力量，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资本力量，他也希望中国去接轨，他们也希望全球化走到底，他们全球化走到底的一个非常大的内容，就是让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法国读过一本书，是法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写的，他就是说到了本世纪70、80年代，世界将会走向一个大同，将会成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个时候你中国接轨不接轨你都会进入。那个时候我就在看，什么是关键呢？中国变成一个西方民主选举体制是一个关键。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们非要在这个领域要让中国变成这样一个体制呢？在法国常驻20年以后，才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你真的变成一个西方民主选举体制的时候，西方的资本统治力量，它才能够真正控制你这个国家，它通过选举来控制你。对选举我有一个很深的研究，从投票，从媒体作为中介的力量等等等等，我才发现选谁不选谁，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在这种背景下，当你在这个领域接轨了以后，你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在精神上被殖民的国家。所以他们要中国接轨，在这个领域的接轨，就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精神殖民地。

主持人何婕：您是在法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尤其又是近距离地观察法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其实您这个对于接轨不接轨的认识，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吧？

郑若麟：对。

张维为：实际上如果你把接轨不接轨泛化的话，那还可以涉及到很多其它方面，非政治方面也有可能，一些标准，比方说艺术，比方说文学等等。但是我觉得郑老师讲的这个很重要，就防止西方的精神殖民，实际上我们很多知识界的认识被西方洗脑洗得很厉害，苏联就是这样，先是知识精英被洗脑，然后是政治精英被洗脑，中国也出现过。好在这过去十来年，我们非常强调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特别中国通过这场抗疫，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年轻人，民智大开，因为中国现在移动互联网走在世界最前列，一部手机在手，知晓天下，各种各样的比较，所以一比较之后，马上就看得出来，所以自信心暴增。同时也证明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我一直提倡的一个方法，就是一切在于国际比较，没有绝对的好，但是我比较了之后，我比你好，甚至好很多，这我们就该肯定自己了，不要再不自信了。

主持人何婕：对，做出这样一个清晰判断，它的前提条件确实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更加成熟了。但现在有了这个自信，您刚才也说民智大开，了解世界，做到这两点之后，做出来的判断会更加清晰。我想起来上一次在做北斗这一期特别话题的时候，北斗三号（总设计师）林宝军先生他就特别说，当时因为在很多系统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标准，改变这个标准大家也有担心，就觉得这个都是国外的这些领域已经先行了，我们能不能超越他们，他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你对这个要非常理性地去甄别，你要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判断，他这个标准对不对，如果盲目地跟着他们的标准走，那万一他的研究方向错了，你不也错了吗？我们举的北斗三号林宝军先生的这段话，回应了刚才张老师说的，有些领域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世界领先的这个实力。我们是敞开胸怀，也欢迎大家来接轨，但是其实这反而是对其它国家，对西方国家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一直他们是我们接轨的对象，他们怎么来反过来在我们这里寻求一些更好的、更先进的合作，这个对他们来讲要跨越障碍。

张维为：我表扬一下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疫情爆发，我们在（2020年）2月份就开始做中国战疫的国际比较，当时西方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我们在节目中，2月份我们就说了，不是的，这更可能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弗里德曼，《纽约日报》专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原来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结果变成西方的“滑铁卢”。8个月之后，他的观点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的标准做的判断，我们更靠谱嘛。这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何婕：那这个例子是不是证明，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判断，有些事实可能会更加的呼之欲出，西方世界会了解得更清楚？

张维为：这个就是取决于提这个观点的人，因为当时我是主讲的，我是做什么判断，这个判断基于我对西方制度的分析和了解，和对中国制度的分析和了解，我觉得它竞争不过我们，做出这个判断，现在证明是对的。

主持人何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说，我们要大胆地去表达我们自己，但是很多事情恐怕还是要交给时间。

张维为：对，所以没有关系，潇洒一点。

主持人何婕：潇洒一点，好，关于接轨不接轨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观众们，他们有一些什么问题，好吗？来，欢迎这位。

**在传统领域面对**

**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封锁**

**如何有效接轨**

吴嘉颖：三位老师好，我是吴嘉颖。目前处于工业4.0的时代，我们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是回到制造业，西方国家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技术领先，以及行业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占一个主导地位，在面对这些国家的打压和封锁时，我们要如何实现有效地接轨呢？谢谢老师。

主持人何婕：请坐。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世界先进去学习，但如果他不让我们学了怎么办？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今天讲这个新工业革命，我们很大程度上，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用的工业革命，用5G，用人工智能等等来改造传统产业。她担心传统产业、制造业很多标准都是西方定的，那这个怎么办？我就想到刚才我们提到林宝军，他就说他们当时考虑这个原子钟的时候，一个是用西方的标准。铷原子钟，铷钟，但他说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越，所以铷钟他也做了，也做到了，这是西方标准，就是你说传统的标准做到了，同时他又来一个氢原子钟。那个是中国自己标准，更高水准的，他说我把这两个钟都放上去。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都送上去了，结果证明我们这个更好。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它就是保底的我也有，这方面就是你讲，我们也跟他接轨，把你这套东西我给学会，尽量按照你这个来做，同时我已经在思考超越，而且有意识去超越，某种意义上这很像我们过去改革过程中，我们讲双轨制，我们改革很多情况都是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时候我们双轨制。

主持人何婕：看看哪个更好。

张维为：也许这个可能可以部分地回答你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您刚才也说了，那如果最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标准已经优于原有的国际标准了，但通用的依然是原有的国际标准，那又如何？

张维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标准一旦形成，这个是很厉害，它如果不赶上，跟上我们的新标准，它会被孤立的，会边缘化的，真的，当然我们说所谓标准，一个标准出来，才代表更高的水准。

主持人何婕：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欢迎提问。

**美国政府频繁打击**

**在美企业和个人**

**中国企业该如何走向世界**

蔡一弘：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蔡一弘：我叫蔡一弘，是一名学生。我想跟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中国企业和世界接轨的这么一个话题，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近日美国政府又在考虑说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对中国的数字支付平台进行限制，大家也都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美国政府用这种理由来频繁地打击在美的个人和企业了，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为什么前进得如此艰难？那在我们自己国家体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要性又是该如何去理解呢？谢谢老师。

张维为：从美国方面，我的分析是，他用的借口是为了守护信息安全，现在他到处用这个借口，无疑这个是编造出来的借口。但是我又看到，就是我讲的美国心乱，我们叫心定，他心很乱现在，他真的是害怕。你就想整个这一系列，华为你可以说是一种硬件的领先，就是5G设备，你做不到我这个水平，美国害怕了。Tik Tok是一种软件，小孩子就玩这个东西，美国将近三分之一人天天玩。我觉得他有一种恐惧。所以就出台这种不着边的一些政策。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实质性地对中国产生影响？当然像我们自己的企业的决策，我想他们之所以想在全世界走出去，股市融资等等，也是为了想做得更大，因为他有这个供求关系，有这样服务需求，当然作为企业，他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时获得比较可观的利润，至少他的意图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明显面临着一个挑战。我们很多企业，包括华为，包括Tik Tok、字节跳动，有些公司我也做过一些调研，我把他们的性格，就是很像我们工程男，非常讲逻辑，非常扎实，有自己独特的独门绝技，一下子就做到中国领先、世界领先，很了不起。但是，对外部世界的险恶，有时候估计不足，或者不透，所以我们文科生还能发挥点作用，非常之凶险，所以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提防，这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安全意识，怎么做到安全。

郑若麟：我们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尤其走到全世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更多地要走向其它一些国家，像非洲，像东欧，像俄罗斯，像南亚，我觉得中国应该扩大我们的市场。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你看我们华为也好，它的5G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标准，Tik Tok也是一种新的标准，美国害怕了，要不要跟中国接轨，一接轨我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背后的原因。

主持人何婕：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当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领先。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并且已经开始要形成标准的时候。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我们注意到来自其他国家，他是有阻力的，这个阻力对他们来说，他们怎么去跨越，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去跨越，也是一个新的命题。

张维为：我向他们推荐我们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和先进的生产力站在一起，违背先进生产力，他最后要受到惩罚的。

主持人何婕：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我们有一句话，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当中，我们汲取到了很多经验、智慧，有很多收获，但也希望我们的发展是能够惠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这个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种全球观，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现场观众，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11月1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